

III

TAROT FEMALE DETECTIVE

Div a ' s d i s a s t e r

塔罗女神探之 名伶劫

暗地妖娆◎著

黑帮恶斗、女伎争宠……

女神探的黑暗往事呼之欲出！

一副神奇塔罗牌 一场以爱为名义的谋杀

THE DOLPHIN PRESS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
TAROT FEMALE DETECTIVE

D i v a ' s d i s a s t e r

塔罗女神探之 名伶劫

暗地妖娆◎著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塔罗女神探之名伶劫 / 暗地妖娆著. —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110-3728-2

I. ①塔… II. ①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3974 号

书 名: 塔罗女神探之名伶劫
作 者: 暗地妖娆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慕君黎 张运玲

封面设计: 仙境设计

责任印制: 蔡 丽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010-68326332 (编辑室)

印 刷: 环球东方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及网络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)

印 张: 9

字 数: 242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3728-2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楔子

“又来了！又来一具死尸哩！”

杜春晓站在黄浦江边，手里捏着半只啃过的烧饼，嘴里的碎渣随口水喷出，沾满灰呢洋装领口。毛衣袖子上也是丝丝拉拉，断成几截的线头随风飞舞。几个老姑婆捂着嘴做惊恐状，讨饭的小赤佬穿着垫满报纸的破皮鞋在旁边又笑又跳，看似胆壮的男子亦畏畏缩缩躲在后头伸头张望。

“你猜里头哪几个是包打听？”杜春晓拿手捅捅夏冰的手臂，她的嘴唇被秋燥折磨得皮开肉绽，只好不断舔舐。

夏冰指了指离江边石墩最远的一个小矮子，干黄皮肤，鸭舌帽压得极低，将一双眼睛都遮起来了。他再指指杜春晓，食指都要戳到她额头上来了。杜春晓因追求洋气，特意在“红玫瑰”剪了个齐刘海儿的学生头，可惜疏于打理，发端已支棱八翘，原该变得年轻的一张脸反而倍显苍老。

杜春晓捉住他的食指，狠狠“呸”了一声，继续看江上漂过的尸体。

那些尸身都白澄澄的，在水面缓缓往下流浮动，双腿微微分开，长发披于两侧，水藻一般四散。因是背面朝上，只能看到两片青白的屁股蛋子，分不清男女。但杜春晓掏出一张女祭司牌，笑道：“都是短命的男鬼啊，连日来见那些‘鸟儿’也见得忒多了。”

夏冰当即红了脸，怒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你见多了‘鸟儿’，过了瘾了，所以也想我看看别的？”

“看别的什么？”她突然将充满烟味的嘴贴近他耳边，贼笑起来。

他没有回应，只是扶了一下眼镜，脖子已憋成熟虾色。不晓得为什么，自来到上海，杜春晓虽还是不修边幅的模样，却平添几分性感，这是他在青云镇不曾领略过的。她似是天生属于花花世界，再怎么无所谓，都能融入那个风景里，反而在那水乡小镇上显得突兀。他就是爱她这个欲求鲜明，又知足常乐的样子，一些阴暗的底子却藏得很深，如她手中的牌一般变幻难解。

二人来到上海的最初半个月里，唯一乐趣便是站在黄浦江边看死尸。因租的房子是在石库门弄堂里，房东成日怀疑他们不是正式夫妻，却苦于抓不到证据，只得看在钱的面子上租了。但还是嘱咐隔壁的李裁缝替她看着，仿佛已将他们定性为“狗男女”。所幸杜春晓并不在意，反倒隔三岔五去找那裁缝聊天，蹭报纸看，由此得知黄浦江上浮尸群起已成一道“壮丽”观景，这岂有错过之理？所以几次拉了夏冰去看。

十多天以来，江上漂过的浮尸已达五十七具，均是清晨七八点时由上流一路往下，赤身露体，正面或朝上或朝下，精瘦干瘪的肋骨根根竖起。秋风一打转，法国梧桐树叶便纷纷落地，给霞飞路上的露天咖啡座添麻烦。杜春晓每日将死神牌攥在手心里，夏冰手里捧着热饮，却迟迟忘了下口，只等杜春晓开牌。

“既然这里死尸成灾，不如你也做些私家侦探的生意。你看这张，正位的正义牌，可是要你行侠仗义。那逆位的皇后，可是说你将来与女人打交道打得多些，发红颜财，好得不得了！还有还有，未来牌竟是正位战车，可喜可贺啊，那黄浦江里的浮尸案，就待你这半路杀出的勇士来破了。”

杜春晓这一通信口开河，说得夏冰热血沸腾，当即便要去办理私家侦探的牌照。法租界规矩不多，却都是要用钱来打通的，何况洪帮

势力庞大，要拉几个包打听都得看他们脸色，想到这一层，他不禁面露难色。

杜春晓自然清楚他的顾虑，忙笑道：“翻翻你裤袋里，那是什么？”

他一翻裤袋，竟掏出一沓钞票来，正欲追问，她却按住他道：“莫问来路，反正也不太见得光。”

夏冰听了，竟哑然失笑：“但凡你能坦白说来路不正的，必是永世都追查不出源头来的，我自然不问。只是关于那桩浮尸案，我若能破，那就成了上海滩惊天动地第一个奇人。咱们才来的这里，都还是最受排挤的外来人，哪里有本事做这样的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她已将战车牌结结实实贴在他嘴唇上：“少废话，把证办出来，早些开张。还有那浮尸的事儿，若时机准，少不得落在你我头上，准备准备不会有错。”

夏冰只得吻住那张战车牌，再不说半句质疑的话。

杜春晓亦是满心期待，历代能找私家侦探办事的，多为富家太太查丈夫有无出花腔，抑或姨奶奶担心被弃，红舞女为早日攀上高枝欲摸清金主底细之流，怎能不与女子交道打得多？那可是实打实的摇钱树。至于说他们能破了浮尸案，便完全是她个人臆断了。只是看着那些尸首均是蓬头垢面，没有一个修剪过头发，且十多天来，从未有家属来认过尸，唯一解释便是那些死人均是乞丐流浪汉，早断了六亲的。而这些人的生死素来被他人置之度外，巡捕房的人从不会放在心上，反倒是江湖来路的侦探，低调轻便，最宜接手。

“书呆子，我那荒唐书铺，可是要与你的侦探社并开的，要晓得装神弄鬼骗算命钱也是门生意！”

“这里哪有人晓得你会这鬼把戏？”夏冰满脸不屑。

“那大嘴巴的李裁缝晓得不就行了？”

杜春晓的鼻头皱成狮状，双眸明亮如星，一瞬间便成了毫不煞风景的自信“美人儿”。

CONTENTS | 目录

第一章 — 颠倒的唐晖^{P1}

“可牌告诉我，是唐先生一直用关小姐的钱啊。”

杜春晓扬了扬那张“女祭司”，
“你看，女人做主，女人承担未来，
只可惜明月沟渠，白费心思了。”

第二章 — 施常云的世界^{P27}

“乔安娜——”他每每唤她的另一个名字，
便仿佛剥去了她精心包裹的层层面纱，
随后欣赏她被曝晒在毒日下的痛苦，
“去找到小胡蝶，完成我们的交易。
否则，还会有别的事情发生，
是你完全对付不来的事。”

第三章 — 高塔双艳^{P101}

“这座塔，意指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
你在一个男人身上浪费的感情太多，积沙成塔，
最后却高处不胜寒，终究还是要从那里下来的。”

她一脸同情地将那张牌收回，道，
“该了断的时候，一切都必须了断，
哪怕有些事情，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
第四章 — 力量之巅^{P173}

过去牌，正位的星星，
说明是见财起意，终导致多宗血案的发生；
现状牌，逆位的皇帝与正位的力量，
可见你们是群龙无首，终导致某些人渔翁得利；
这张未来牌倒也颇有意思，竟是正位的世界……

第五章 — 祭司神的真相^{P241}

“当然是大事！”
杜春晓翻开十字状交叠中底下的那张现状牌
——正位的隐者，
“你看这张牌，说明事情办得还不太妙，
该找到的东西都藏着，所以麻烦大了。”

第一章 颠倒的唐晖

“可牌告诉我，是唐先生一直用关小姐的钱啊。”

杜春晓扬了扬那张“女祭司”，
“你看，女人做主，女人承担未来，
只可惜明月沟渠，白费心思了。”



燕姐每呷一口茶，夏冰的头皮便一阵发凉，怕她随时会把碗盅子砸到墙上。这茶是杜春晓买来的，最次的茶叶，外加杯子一直被她拿来泡炼乳，洗得也不够干净，所以换了正常情况，他断不会拿出来待客。只这一次，人来得突然，且是侦探社开天辟地头一桩生意，所以一切都是仓促的。

杜春晓一直趴在旁边的长条皮革古董沙发上假装打瞌睡，两条腿高高架在扶手上，但眼睛却是半睁的，因这女客着实吸引住她了。燕姐穿玫红色洋装配同款紧身半裙，一双鲜红高跟鞋上镶满水晶，那水晶与胸前一簇天鹅形状的别针大小雷同；头上戴一顶黑底无檐帽，三根油亮亮的翎毛直冲云霄，浓亮卷发束得牢牢的；半弯刘海儿下一对细纹环绕的眼睛是带毒的，扫射之处无不遁形；因嘴唇边的皱褶已呈散射状，口红顺着纹路往外蔓延，所以喝茶都极不方便。

然而夏冰还是诚惶诚恐，燕姐毕竟让他开了张，且那买卖还做得不小，要他找一位绰号“小胡蝶”的红牌舞女。小胡蝶原名关淑梅，今年刚满十九，身材苗条，说话带苏北口音，但因是欢场老手，上海话也讲得颇灵光，一般人不太听得出来。照片摊在夏冰跟前，果然是红唇黛

眉的灵秀女子，妆也不浓，两只酒窝深深凹陷，仿佛要把人摁进里头醉死。

“就是她，找着了，只告诉我们她在哪里便好。先付三百块定金，人找到了再付三百，依看好哇？”燕姐眉宇间愁浪滚滚，付钱倒是挺爽气的。

“我看看照片。”杜春晓到底忍不住，忽地从沙发上坐起来，三两步走到夏冰的办公桌前，拿起了照片。

燕姐并不介意，径自从手袋里拿出香烟来抽，杜春晓借机要了一根，两个女人由此互望一眼，瞬间因共同喜好而互生好感。

“她是何时不见的？之前可有提过要回老家，或者结婚之类的事？可有情人？”夏冰尽量显得正式些，眼镜架子都配了最新款的，虽然戴上以后相貌也并没有变得好看一点。

“半个月前，突然有一天不来上班了。到她住所去找，也不见人，大衣橱里有些行头不见了，还有几双鞋没有了，像是临时有事出了远门。不过你也晓得，百乐门的姑娘不是说来就来，想走便走的，赚了钱翻脸不认人是不行的。再说了，几个老板点名要她，就算她不来，总要有个交代的咯？”燕姐一提到“交代”二字，吸烟力度亦不由加重。

“失踪前可有什么异常情况？比如为了男人，或者有露过要上岸的口风？”夏冰还是极认真地扶了一下眼镜，手里拿着小本子不停地在记录。

燕姐冷笑，拿眼角瞟他：“你哪里懂什么上岸？以为真是想上就能上的？这小贱人背了一身的债，她想逃，债主也不让她逃的呀。所以赶紧寻到她，告诉我在哪里便成，其他就不要问了。”

正说着，杜春晓已将簇新挺括的一副塔罗牌递到燕姐跟前，笑道：“咱们这里还附赠占卜算卦的业务，您要不要来一卦？免费。”

燕姐一见那牌，笑得更开了：“这东西我从前陪洋人玩过，倒有些准的。”

“要算什么？”

“这还用问？”燕姐复又斜着身子坐下，饶有兴趣地看着杜春晓。

还是二十二个“老朋友”，燕姐驾轻就熟洗过牌，推给杜春晓。杜春晓将牌分成三叠，再合拢起来，顺时针方向摆直、靠边，抽出四张，布菱形阵。

过去牌：逆位的力量。

“嗯，果然都是穷孩子出身，早晚要干见不得人……哦不，抛头露面的营生。”杜春晓刚刚说到这里，燕姐冲着那力量牌喷一口烟，接嘴道：“哪里就见不得人啦？姑娘看着挺摩登的，脑筋还这么封建。”

杜春晓也不还嘴，实是话一出口便有些窘了，只得继续翻牌。

现状牌：正位的月亮，正位的恶魔。

杜春晓道：“这个牌出现得巧了，说的都是一个‘骗’字。月亮主阴，亮得很也虚得很，有些女人使诈的意思。恶魔牌更是凶多吉少啊！说明目前那位小胡蝶姑娘正遇险境，也许……”

“也许什么？”问的人却是夏冰，他已用手掌将面孔挤得如面包一般。

“也许并非自愿出走，而是被人强行带走也未可知。”

杜春晓揭开未来牌：正位的命运之轮。

“这位太太，帮你找这个人，价码得加倍。”

空气一时竟有些凝固，三人都不讲话，夏冰急出一头汗，怕生意就此飞了。杜春晓则是财迷心窍，一门心思打算晚上去对街的西餐馆吃生牛排。反倒是燕姐，看似在做一番决定。半晌后她点了头，打开皮包，又拿出一沓钞票，推到杜春晓手边。

“姑娘拿好，这事儿就拜托你了。”

意思明确，找人的事儿如今已成了杜春晓的任务。

燕姐起身，花露水的味道掺杂着万宝路香烟的辣味一阵阵扫过夏冰鼻尖。包得紧紧的屁股上下弹跳，可依稀辨出当年做“弹性女孩”时的

风采。

“没想到你这乱说一气，倒还给咱们加菜儿了！”夏冰拍手大笑，把几卷钱并在一起。两人如今的日子确实艰难，只是谁都不曾拆穿，杜春晓时常每天只吃一顿，剩下的钱用来买烟。

“亏得她头一次委托这样的事儿，到底没经验，说话老露些关键的口风。”她笑嘻嘻地披上一件皱巴巴的风衣，准备和他出去打牙祭。

“是什么口风？”他当场便有些窘，却还是忍不住要问个明白。

她笑道：“你没听见她刚刚讲了‘行头’两个字？说小胡蝶家里也不见人，行头也少了几身。这行头可是夜总会里上班的时候才穿上身的，若是临时不声不响出个门，哪里用得上这么隆重的衣裳？必是选那轻便家常的带去才是。”

他点头附和：“话是没错。可万一这燕姐也是说谎呢？”

“只两种可能，一是说了谎，其实她晓得小胡蝶是自己跑了，只不知人跑去了哪里，只好找我们帮忙，说少了行头的事儿是现编的；二是她讲了真话，那么小胡蝶肯定遇了险，还有人为掩盖事实，将她的住处伪装了一番，却不料露了这样的破绽。”

“那你刚刚又怎么跟燕姐说小胡蝶是遭人绑架了呢？还讲得这么肯定。”

她大大咧咧地一笑，回道：“因为鞋子，她说鞋子少了几双，只有女人才会注意到鞋子，她若不是去鞋架上看过，是想不到的，现编也编得有些过细了。”

他当下无话，只得拉起她直奔西餐馆。

小胡蝶的住处也在弄堂里头，虽说秋高气爽，但头顶的晾衣竿纵横交错，一排排尿布、长衫、马褂、旗袍都湿搭搭展示出来，空气里都能闻到潮气。一进门，便见那些家具都是红木制的，只可惜上头铜锈密布，每个抽屉打开均是一股湿抹布味。那个放置所谓行头的衣橱一

打开便霉气扑鼻，里头金红粉黛挤得满满当当。杜春晓往里捞了一圈，稀里哗啦掉下几串假珍珠，再转回去摸一把窗台，也是水淋淋的。夏冰忙把房东叫来，对方是一干瘪老头子，五十上下，佝偻着背，穿枣色短褂并散腿裤，手举一个细如酒杯的茶壶。听那房东讲，这位女房客没回家整有十五日，最后一次见着她时，她喝得醉醺醺，三更半夜把门敲得山响，说是钥匙丢掉了。他无法，只得起床给她开门，还顺带倒了次夜壶。

“是她一个人回来的？”夏冰捡起从衣橱落出来的一对珍珠耳链，若有所思。

“一个人。”房东说得斩钉截铁，“不过她敲门的时候，我有听到汽车开过的声音。你也晓得的，干她们这一行的总会有点那个事儿，也不是头一次了，我没在意。不过给关小姐开门的辰光，看到她是一个人，我还吃了一惊，心想怎么今朝出鬼哪，有生意还不做。结果第二日夜饭模样都没见她出来，往常这个辰光她会出来吃个夜饭的呀。”

杜春晓从窗口把脑袋缩回来，狠狠瞪了房东一眼，怒道：“夏冰，快塞给他几个洋钱，让他讲点真话！”

“哎哎哎！这位小姐怎么讲话的啊？依哪里晓得我没讲真话？”房东将茶壶往胸前一靠，当即红了脖子。

夏冰忙塞给他五块钱，笑道：“这娘儿们是个痴子，莫理她，您再好好想想，那天究竟听到什么动静啦？”

房东撇了撇嘴，拎起茶壶，把钞票压在壶底，讪讪道：“好像那天……我没看真啊，不过似乎有个男人跟在她后头进去了，没看真，只恍惚看了一眼，没看真，真没看真！”

杜春晓忽地从窗台蹿回来，将一张被秋日晒得油光光的面孔逼近他：“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儿？穿什么衣裳？”

“看不真，只是头上戴了帽子，他一张脸都埋在阴影里，所以——”

“我说这位爷，下回撒谎的辰光可不要讲听见汽车声，就这么条窄弄堂，纵有车子也是停在老远的街面上，你睡得不管糊不糊涂，都是听不见的。”

说毕，她便推着夏冰出去了，一到外边便抬起头，透过晾衣竿上排得浩浩荡荡的湿布重重喘了几下。

夏冰好奇，问她是怎么了，她皱着眉摊开手心，喃喃道：“你个呆子，这个活儿凶多吉少，接下来你一定要小心！”

手心里，是一枚刚刚落在地上的假珍珠耳坠。

一只灰雀从晾衣竿上蹬起，展翅高飞而去，在空中画出一道淡黑的弧影。

-2-

邢志刚早在两年前就打算把百乐门转给燕姐，他甚至想过一分不要，只是将他的毕生心血交予她，了一桩心愿。可她偏生不要，说邢老板身上贵气逼人，是聚财的，底下那帮姐妹才能安心跟着他混，把舞厅一转，财运也跟着转走，哪里使得。他紧紧搂住她，想把自己整个儿都摁进她身体里去，她却挣脱出来，将右手掌摊开，笑道：“看见没？我掌心薄，许多东西抓不住的。”他当下心里便有些疼了，将她抱得更死。

她就是这样，喜欢在他面前表现得无欲无求。到了这个年纪的女人，唯一能拴住男人的法宝就是“认命”，消极态度往往凸显往昔风华，更容易惹人联想。她的弱，是蕴藏了强的，所以比她小十岁的邢志刚才会这样宠她，顺她。尽管她晓得他和其他几个红牌私下都多少有些瓜葛，然而她也不大会动气，抑或讲假装不动气，因知动气也没有用，叱咤十里洋场的不是美人便是男人，这是定理，她早已到了输不起的阶段了。

关淑梅……

这名字一经脑中跃出，燕姐便心慌得很，那对甜丝丝的丹凤眼，那对深如幽冥的酒窝，都是她的噩梦。邢志刚曾讲过，这样的女人留在百乐门，终究是个祸害，要清便及早清了。可她无论如何都开不了这个口，因还指着她招揽贵客。她像是天生做这一行的，从舞姿到点雪茄的仪态，都顾盼生辉，嗲腔嗲调，于是认了许多“干爹”，这些“干爹”就是百乐门的饭碗，所以她咬牙切齿地保住了她。

“依就是小女人肚肠，百乐门来来去去多少小姐了？哪个红牌走了这里就坍了？再找好的来嘛！”

邢志刚时常这般嘴硬，她却不理。一来小胡蝶的“干爹”里有洪帮二当家秦亚哲，是惹不起的主儿；再者小胡蝶虽骄纵，倒也不是背地里耍阴谋的主，比几个笑里藏刀的二流货色要实诚得多。只可惜脾气太火爆，三天两头闹出事体来，有一次把时常跟她比风头的红牌小姐米露露腮帮子给抓破了，还死不肯认错。气得邢志刚当场便要请她“滚蛋”，被燕姐硬着头皮拦下。

小胡蝶当时眼睛喷火，恨不能咬断邢老板的喉咙，她颤声道：“叫我滚蛋？亏依讲得出口！依就没记着我一点好儿？”

说得邢老板面色发白，原本尖细的面孔愈发拉得长了，怒回：“依给我什么好处，我心里能不记得？！只是这些好处也是我用本钱砸出来的，依要敢讲我邢志刚欠你的，今儿把你身上所有行头留下，再斩下一只手一只脚给我，也算净身出门了！”

一席话，讲得小胡蝶没有落场，只得边掩着脸号啕边被人拖出去了。事后燕姐要劝邢志刚，被他止住，道：“我晓得刚刚都是气头上的话，不过小胡蝶这个女人我不喜欢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她弄出去，否则百乐门今后都不要有安生日子过了。”

“依跟我装傻？依又不是不晓得她跟秦爷的关系！再说她只是脾气差了些，心眼儿还是干净的，没那么多弯子。”